

歪斜的复印

[日] 松本清张 著
金 中 译

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

税务署惨案
歪斜的复印

〔日〕松本清张 著
金 中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1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87,800

书号 10331·99 定价 1.25 元

译 后 记

松本清张是日本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，生于1909年，读完小学，十四岁便开始出外谋生。至1950年发表处女作《西乡钞票》止，二十多年时间里，他从事过多种职业。生活的贫困，社会的歧视并没有挫伤他对文学的爱好。劳动之余，他如饥如渴地阅读大量日本和外国文学作品。1929年，因订阅《战旗》等无产阶级文艺杂志，曾被小仓警察署传讯、拘留。对文学的爱好以及四十年的坎坷经历，对他后半生的创作倾向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1952年，四十三岁的松本清张以《某〈小仓日记〉传》获得了第二十八届《芥川奖》，确立了他的作家地位。1956年辞去朝日新闻社职务，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涯。1957年，他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《点和线》问世，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，紧接着他又发表另一部长篇推理小说《疑雾重重》，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，以至在日本掀起了一股“清张热”。这两部小说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，突破了正统派推理小说沉迷于侦探手法的庸俗趣味，从而把推理小说发展到“社会派推理小说”的崭新阶段。松本清张不愧为“社会派推理小说”的

创始人。

松本清张是一位多产作家。截至1982年，松本清张登上文坛的三十年间，共创作了五百多部（篇）作品，其中绝大部分是长篇、中篇，有推理小说，也有不少一般题材的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。

松本清张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，他公开宣称以“文学即暴露”作为自己的信条。他说：“与其追求文章的华丽，毋宁写出真实的文字。”松本清张真实地再现了当代日本社会，多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。

这部《歪斜的复印》是松本清张的代表作之一。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最多、最集中的税务署贪赃枉法，欺压人民的血腥罪行。松本清张举出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：奉公守法的一般庶民，从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中交上重税，而靠剥削发财，动辄赢利数亿元的大公司、大商店则勾结税务署的恶吏，狼狈为奸，大量逃税、偷税、漏税，逍遥法外。税务署内部欺上瞒下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矛盾重重，演出了一出连续杀人的触目惊心的悲剧。松本清张熟练地运用了推理小说的手法，把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非常自然地、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，使读者翻开第一页就爱不释手，一直到非读完不可。

松本清张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保持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，而且在创作技巧和形式上也一直坚持“为大众”的方向。松本清张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，通俗易懂，语言简炼、生动，

特别善于用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竭力把握住文章的格调，尽量使用日常语言，不想写得过于晦涩，总是留意用平常的语言写文章，并使作品具有紧凑感。”

松本清张年过古稀，仍在勤奋地创作。1983年他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，曾来我国访问。回国后，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。我们期待他有更多优秀作品问世。

译者

1984.7.26

于山东大学

十一月底的一个夜晚，还不到六点，天全黑了。东京西部的闹市 S 地区和银座一样，灯火辉煌，行人熙攘，热闹非凡。

在 K 大街上有好几家剧场和电影院，附近的卡巴列酒馆^①、酒吧间、夜总会、菜馆也象银座似的栉次鳞比，这些地方都是人们夜间寻欢作乐的去处。当然，由于地区广阔，繁华程度也不同，那些小街上，灯火渐疏，行人不多，但菜馆、酒吧间却不少。

一个汉子伫立在大街上，仿佛在等人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他的一条腿索索发抖。

附近的霓虹灯把他的脸膛照得通红。此人约摸三十岁，风吹着他那蓬松的头发和旧大衣的下摆；用旧了的领带的打结处已磨损得很细，皮鞋也不亮，至多是个低薪的小职员。

他茫然若失地将视线投向前方。街对过有一座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宽敞的二层楼房，它是用板墙围起来的。纸窗里射

① 备有乐队伴奏的舞厅兼酒馆。

出明亮的灯光，衬托那夜空下的大屋顶，显得漆黑一片。屋顶上闪烁着霓虹灯，四方框中，“春香”两字格外耀眼。正门上的灯光洒落到门外大道上。

行人不断从他跟前走过。有大声说话的男人，也有悄悄走过的女人，谁也没有注意到大街上站着这么一个汉子，即使看到了也是漠不关心的，倘若有人投以诧异的目光，他立刻低下头，移动几步。

他悄悄地移动十二、三步，但茫然的视线依然投向同一方向。他象哨兵一般，又回到原先站的位置。

一对背着手风琴和吉他的年轻人走过去了，又过来卖花的小姑娘，这些人似乎讨厌他，见到他，慌忙地快走几步。其实，他站在这儿不只是今晚上，一星期前他就徘徊于此地。当他意识到这一带卖唱的女孩和卖花姑娘发现他每晚都站在这里，他害怕了，竭力躲开他们。

他不住地抽烟，两条腿索索发抖。

一位打扮得象上街买物归来的主妇似的妓女走近来，一见他，“哎哟”一声躲开了。以前她曾在这儿拉过他两三次，都被他拒绝了。

他看看表，时针已过七时，他迈出了缓慢的步子。

走过四五间门面，便是“里欧”酒吧间，他推门进去。

酒保在柜台里招呼他：“请进！”店堂里烟雾腾腾，奏着音乐。五个顾客瞅了瞅货架上的瓶装酒坐下。在尽头狭长的地方，三对顾客各占一个小房间。

侍者站着招呼他：“请！”领他到尽里边临窗户的座位上。他疲乏地坐下，接过递给他的热毛巾擦了擦脸。

他抬起头看了侍者一眼，吩咐道：“老规矩。”

酒保已在调制带冰块的威士忌酒，这就是刚才那位客人点的“老规矩”。

他眺望窗外的动静，等待酒端上来。窗户上挂着挑花的粗纱窗帘，外面的灯光透在窗上，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。“春香”的霓虹灯被窗户的上半部挡住，只能看到一半，明亮的菜馆的正门正冲着窗户，行人从灯光下来来往往。

一个矮胖的女人凑到他跟前。

“晚安！”

他掉过头来，把视线落到女人的笑脸上，微微一笑，取出香烟，那女人替他点着。

“您总爱坐这个座位，是不？”

她穿着黑色的夜礼服，半袒露着胸膛，显得很放荡。侍者端来威士忌酒和下酒菜。

他掏出笔记本，抽出小铅笔，用舌头舔了舔笔芯。这女人当然不会知道他在写什么，只见他捏着铅笔的手不停地在晃动，仿佛很使劲，就象不立刻记下，马上会从记忆中消失似的。

他收起笔记本，端起酒杯。

那女人无所事事，闲极无聊。到现在为止这男人一次也没光顾过她。他见女人不高兴，又回过头眺望窗外。这时，菜馆旁边停住两辆汽车，那辆新的轿车引擎声尚未消失，从

车上下来五六个人，跨进菜馆的正门。他从窗纱隙间看得很清楚。

“怎么回事？那位顾客——”

在柜台边饮酒的顾客，斜着身子低声问酒保。因为他发现那位顾客独自凝视着窗外，觉得很奇怪。

身穿白上衣的酒保摇晃着混和器，歪起脑袋答道：“不太清楚，连续两星期他每天晚上都来。一个人这样坐在那里。”

“每晚都来？”

那位顾客饶有兴味地凝望坐在角落里的小职员。

“他倒挺阔气的！”

“什么呀？”酒保苦笑了一声。“他从七点钟来，一直泡到十一点多，只喝两杯威士忌酒。还阔气吗？”

“呃？”

那顾客伸出手指比划一下。“四小时只喝两杯威士忌酒？真够粘的！”说罢，瞪起眼睛问道：“这儿是不是有他看中的女人？”

酒保摇摇头。“也不象。他老是这样迷迷糊糊地坐在这儿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手肘支在柜台上、站着喝酒的另一位顾客说道：“这儿可没有他看中的女人。”

一位穿晚会便服的女人来柜台端酒，用手拧了拧他的背脊：“这是给你的见面礼。”

“哎哟，怪痛的！怎么？你在一旁听见了。”

“碰巧了呗。我问你，你怎么老赖在柜台上不走？碍手碍

脚的。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那客人用手去抓她。

“掌柜的，再来一杯！”

那女人端着酒杯笑盈盈地走了。那顾客把刚才的话接下去说：

“如果这儿有他喜欢的女人，那倒另当别论。可是他四小时只喝两杯威士忌，就这么死死地坐在这儿？掌柜的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这酒吧间也没有这样大的魅力呀！”

“是啊，真怪。”酒保答道，“您瞧，那女人还赖在他那儿，要是不请她喝一杯搀柠檬水的杜松子酒，她准会发火的。因为他一开始就占着这个座位，侍者也拿他没办法，干脆不理他了。您瞧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”

这时，又进来两三位客人，那女人趁机站了起来，剩下他自己，他背靠椅子，没有表示不满。

从酒保的口气和女招待的态度来看，他决不是受欢迎的顾客。

“这个人真不可思议。”

“太怪了。”酒保调制新酒装入混和器，又絮叨了一遍。

他确实是个怪客，整整四小时坐在同一座位，看来他既不感到无聊，也不觉得痛苦，就象患者坐在疗养院阳台上晒太阳，悠然自在。

他用嘴唇抿一抿杯中的威士忌。不这样，即使再有耐心的人也喝不到四小时啊！当然，他也抽烟，再不就是茫然若失地眺望窗外，间或仿佛想起了什么又端起酒杯。

他准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。一进店堂，他象在旅馆餐厅订好座位似的，大步往里走，幸亏这酒吧间生意清淡，每次都能坐在同一座位上。

他那若有所思茫然的视线始终对准窗外。“春香”菜馆的灯光落在白纱窗帘上。大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，而汽车却多了起来。每当夜深时都是这样。

停在对面菜馆门前的汽车多起来了。女招待们一帮一帮出来送客，顾客们从门里出来登上车，喧闹的笑声透过厚玻璃窗传到酒吧间。那些女招待有的向客人行礼鞠躬，有的握手，有的拍拍顾客的肩膀，有的挥挥手。汽车一辆一辆在菜馆门口停下，一帮一帮客人坐上汽车走了。

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。时针已过了十一点。整整四小时他就占着这座位，女人们谁也不接近他。而在附近的桌上的顾客无论怎样闹腾，拉手风琴也好，跳舞也好，他只装看不见，漠不关心。

别的桌上的顾客经常在更换，因此并不注意他坐着的这个角落。他不断掏出本子写点什么。从远处瞥见他的一位顾客问酒保：

“这个人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酒保一边应付着客人，皱起鼻子嘲笑地说，“他不停地在写点什么，也许是诗人吧。”

他吆喝侍者算账。两杯威士忌，一碟子小菜，有数的几个钱。他把皱烂的钞票和几枚镍币放到银盘上，一文钱也不多付，而且从来也不给小费。

“谢谢，请您再来光顾。”

酒保向他一鞠躬，大声地说。侍者帮他穿上旧大衣。

他走到大街上。凛冽的寒风从脚上刮起。

街上已黑了。普通的商店一打烊，灯随即灭了。饮食店还星星点点透着灯光。行人渐疏，过路的只有那些勾肩搭背大声说话的男人。

“春香”菜馆招牌上的灯灭了。二楼的纸窗全都黑了，剩下便门上还亮着灯。

女招待三五成群地分好几次往外走，都是和服外面穿着大衣，其中也有喝得醉醺醺站不稳脚的女人。

起先她们都没有察觉，耀眼的汽车前灯突然一亮，她们才知道这辆大客车在等她们。车上的男人大声招呼，女招待们闹腾着打开车门上了车。

大客车开走后，又驶来一辆出租汽车。另一帮女人挤上了车。出租汽车载着女人的喧闹声开走了。

他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，目送汽车远去，然后缓慢地迈开步子。

从晦暗的屋檐下出来一个穿红大衣的女人，走到他身边。

“先生，您回家吗？一块儿去喝杯茶，怎么样？”

他摇摇头，依然走他的路，转身拐进一条小胡同。

在一条狭窄的小街上，小吃店，四喜饭庄和烧鸡铺亮着一排红灯笼。

他拉开四喜饭庄的纸拉门。

“请进！”

从里面冒出一股香烟味。他向狭小的店堂扫了一眼，有男客四人，还有一对伴侣。角落里三个穿大衣的女人正抓着四喜饭团吃。他在女人们的旁边坐下。

他用热手巾擦了擦，端起大碗熬茶，吹了吹，呲溜呲溜喝了起来。

“要一客金枪鱼的中段。”

他点了菜后，凝望着老板娘做四喜饭团。

这时，三个女人中，一位年长的对身旁两个年轻的说：“今晚上真够忙的！”

“姐姐，您累了吧！”——说话的是右边那圆脸的年轻的姑娘，另一个正嚼着乌贼鱼。

“是啊，真累，上了年纪了。”

“这些妮子，真是的……”细长脸的女人把一块乌贼鱼塞进嘴里。

“要是年纪大的不看着她们，这些妮子一点活儿也不想干。”

“真是一点也不管用。”年长的也有同感。

“她们光想挣小费，还以为‘春香’这样大菜馆跟那些酒吧间、卡巴列酒馆一样……”

“你训她们，她们还生气，真是没法管教，老想到客人身边凑热闹。”

他估计这三个女人是“春香”菜馆资格比较老的女招待。他抓起端到他跟前的四喜饭团。一点也不觉得好吃。

“明天照样很忙，六点钟有三帮客人，其中××建设公司就是三十人。”

“哟，又来了吗？他们倒是挺照顾我们的。”

“搞土木建筑的都大手大脚，再说老O对阿君够意思，故意来我们这儿摆阔，反正又不花他自己的钱。”

“这么说，阿君今夜早早离开店了吗？”

“可不，是老O把她叫走的。”圆脸的女人说。“你没听见老O一个劲儿说还要另外找一家酒馆喝个痛快。汽车在外面等着，阿君没办法，只得拽着三四个妮子跟着去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的那位熟客老S怎么样？可会甜言蜜语咧。听说请他客的人，最近都敬而远之不往前凑合了。”圆脸的女人含笑道。

“他在这一带等着你哩！”

“呃？在哪儿？”

“在银行拐角处……”

“你不去看一看，这么冷的天，刮着风，怪可怜的，准是等急了吧！”

“前些日子在千馱谷车站他一直等到三点，没关系。”

“老S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明天我打个电话给他，叫他赶快拿出钱来。”

“最近又上了骰子热劲了。”

“嘴可甜了，说是帮你开一片店，税全由他想办法减免。反正不动用他自己的钱。”

“他玩什么都不花自己的钱，喝酒也罢，去相好的女人家

也罢，全是人家掏腰包。不光老 S，他那一党人都这样。”

他依然默默地吃着四喜饭团，听到这里，眼睛闪了一下。

“听说，老 S 调动工作了。”

“是的，请他客的人另换了一帮了。开初大家脸色都很尴尬，其中一个头头偷偷把我叫去说：‘听说你跟老 S 挺要好，今后请你多关照。’”

“对了，谁都害怕纳税。”

“旧戏里常有这样的场面，正面敌不过人家，只得请客，来软的，完全和那一样。”

他的手肘碰翻了茶碗，水流到桌下，年轻的女招待赶忙过来擦掉。

“对不起，谢谢。”他抱歉道。

“得啦，这种话不要再往下说了。”年长的说道，看来她的资格比其他两个老。

“好吧，回家吧！明天还要忙哩，阿雪，你不是早班吗？”

“是的，姐姐。”

圆脸的女人掏出钱包正要付账，年长的从和服衣带里掏出一张叠起来的一千元钞票，“象话吗？不要你付。”

“姐姐，最近‘春香’的买卖很不错嘛！”——四喜饭庄老板找钱给她时说。

“凑合吧！不过挣钱的是老板，我们这些人和服、衣带等分期付款成年逼得喘不过气来。”

她们嘻嘻哈哈地走出了店门。可不，她们穿的大衣，围的围巾都是相当高级的。

目送这些女客走后，他问老板：

“这些人是哪儿的？”

“是‘春香’菜馆的女招待，最近买卖很兴隆。”

“她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”

“那就得看小费和赏钱喽，每月不一样，刚才那些娘们能得三万多吧！”

“真想不到。”一位小职员模样的顾客瞧了同伴一眼，缩起了脖子。

他站起身来，付了账，走出店门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脸上显出忧郁的神色。

二

东京中央电车线，由市区朝八王子方向，从三鹰，一过武藏境，到了武藏小金井站，便能望见武藏野的全貌。这儿是奇特的丘陵地带，有高丘，也有低洼地。杂树林和柞树林一直延伸到远处。

随着东京人口的膨胀，这一带住户也多了起来，相继建设起公寓和公团住宅。田野上，近代式的建筑物和草屋夹杂在一起。

农家四周大多有防风林，林中新瓦房代替了古老的草屋。农民们纷纷卖掉部分土地供市民们建立住宅，地价飞涨。农民无法抗拒宅地的侵入。

三月的一个下午，武藏境车站以北二公里的地方，

也就是武藏野森林和田野之间，有四个汉子在活动。

从车站方向向北延伸的一条小道，到了这丘陵地带已望不到它的尽头。

早春的下午，风和日丽。开了冻的红土非常松软，嫩草散发着青香味。

一个穿西装的胖子好像是土地的买主，另一个穿劳动服的瘦子是卖主。还有二位也穿着西装是土地测量员。一个扛着红白色的测量杆在麦田中间走来走去，另一个不断地在测量台上的图纸上划线。

穿西装的胖子十分满意地来回走动。他的脚突然停住了。

买主弯下腰凝视土地，这儿是麦田的尽头，旁边是尚未耕作过的草地。

“喂——”他吆喝测量员。“请您过来看一下，就这地方土堆得很高，而且特别松软。”

测量员也许累了，懒洋洋地扛着红白色的测量杆走过去。

“是啊！是有点儿怪。”他的视线落到那堆土上。

这儿土色与别的地方不同，好象换了新土。两人诧异地凝视了一会儿。

“什么？”土地的卖主，那个四十多岁的农民随后跟过来。胖乎乎的买主指着地面说：

“小田君，您瞧这儿是不是有点儿怪？”——他问这位土地专家。